

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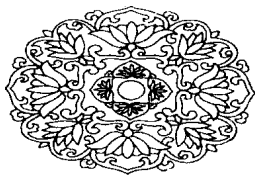
# 屈原赋辨译

---

离骚卷

从药汀 著

故宫出版社



---

# 屈原赋辨译

---

离骚卷

从药汀 著

故 宫 出 版 社  
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屈原赋辨译 离骚卷 / 从药汀著. -- 北京: 故宫出版社, 2012.6  
ISBN 978-7-5134-0270-5

I. ①屈… II. ①从… III. ①楚辞研究 IV.  
①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15099 号

## 屈原赋辨译 离骚卷

著 者: 从药汀

责任编辑: 冯修齐

出版发行: 故宫出版社

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前街 4 号 邮编: 100009

电话: 010-85007808 010-85007816 传真: 010-65129479

网站: [www.culturefc.cn](http://www.culturefc.cn) 邮箱: [ggcb@culturefc.cn](mailto:ggcb@culturefc.cn)

印 刷: 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: 14.75

字 数: 165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6 月第 1 版

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~2000 册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4-0270-5

定 价: 52.00 元

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，  
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，  
乃为不虚生此国。

——梁启超

# 天笑

希望死于绝望  
绝望令希望复活

汨罗江上  
天笑了 天笑了  
日月捧离骚  
长江伴舞 黄河伴奏  
飞唱惊魂动魄歌  
天笑了 天笑了  
笑淚洗山河  
龙舟競渡鼓浪花  
汨罗騰仙鶴

夜靜 风轻  
天為汨羅種星星

——作者手迹

# 目录

引言 .....	1
“离骚”辨正 .....	14
《离骚》辨译 .....	18
* 辨“辟芷” .....	25
* 辨“萎绝”与“哀众芳” .....	45
* 辨“落英”与“落蕊” .....	51
* 辨“淬”与“替” .....	59
* 辨“泽” .....	77
* 辨“览民德”之“民” .....	104
* 辨“离” .....	122
* 辨“求女” .....	129
* 辨“蹇修为钟磬之声乐”论 .....	137
* “四极”辨 .....	143
* 辨“凤皇既受诒” .....	147
* “玄鸟——凤皇”辨 .....	149

## 2 屈原赋辨译 离骚卷

* “名列乎众芳”辨 .....	181
* 辨“何芳之能祗”之“祗” .....	184
* “琼靡”辨 .....	194
* 辨“陟升皇之赫戏兮” .....	216
结语 .....	224
参考书目 .....	227

\*\*《〈离骚〉辨译》内容中，“辨\*\*”或“\*\*辨”的版块，是作者认为有必要着重评论以充分表达其观点的部分，特将其标题以“\*”标示，置于目录之中。

## 引言

我这已经进入 84 周岁的老头子，是什么原因决意要写《屈原赋辨译》呢？

惊蛰那天，偕老妻遛弯儿遛进长安公园，坐在长椅上，晒甩掉冬天的太阳，望飞上春天的风筝……溜溜达达遛进公园旁边的书店。醒目的大字隶书“屈原”二字，与下方两个圆形红地儿衬托出的白色篆书“正宗”二字扑进老花眼，竟激动得“嚯”地一声笑出“屈原正宗！”

我与屈子神交久矣！童年每逢端午节，总会听到妈妈为屈原跳江叫屈喊冤；念私塾时，杜学先老师解说过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”；上中学时，教国文的王梅邨老师讲过屈原的追求精神：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；学校进山“打游击”，在半壁山上的茅草屋里，校长郝希武为新任教导干事的我讲“为人民服务”。20 世纪 50 年代初考入南开大学，接触了屈子作品和鲁迅先生的杂文。屈子的耿介、纯粹、好修，在“忠而被谤，信而见疑”被疏远、放逐中，为匡复楚国依然“上下求索”，为“好修”、



“伏清白”喊出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。鲁迅先生直面内忧外患，誓言“怒向刀丛觅小诗”、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。屈子和鲁迅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、伟大人格，融合着我少年时期信奉的“天下为公”、“上下求索”、“为人民服务”理想追求，激励着我这大半生。

曾拜读《离骚》陪着屈子流过泪的我，知道学术界有学者认为 25 篇屈赋有被窜入的他人作品，见到新出版的《屈原正宗楚辞》，这“正宗”二字催我买下这部书。美滋滋地回到家里戴上老花镜，忙着看完既无简介也无评价的《序》之后，迫不急待地读译者《前言》，见到这样的话：“……因为西汉朝廷重视楚辞，所以《楚辞》的收录范围被人为地扩大了，以后历代的楚辞选本也肆意扩大收录范围，而把屈原楚辞的真面目、真精神给破坏了。本书收录了世传的屈原的所有楚辞作品，力求恢复屈原楚辞的本来面目，故书名定为《屈原楚辞正宗》。‘正宗’者，就是要揭示屈原楚辞创作的真精神也。”这几句未顾历史事实，违反逻辑而混淆“楚辞”与“《屈赋》”概念的话语，使我愣怔住了——原来“正宗”者，翻译“正宗”者也！此时我“警醒”地翻到书的封底常刊有出版系列书名的折口，豁然见印有：论语正宗、周易正宗、老子正宗、庄子正宗等等 15 种“正宗”经典。我不禁哈哈大笑起来，我笑我自己，竟然忘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“王麻子剪刀”、“老王麻子剪刀”、“正宗王麻子剪刀”的笑话。

读完《屈原楚辞正宗》的《离骚》译文和注释，又感觉到有新生代年轻学者肯用她青春精力下功夫翻译屈原作品，欣慰中不由得使我产生一种庄严敬意的同时，又为上述的误说和文本中有些没有脱离郭沫若先生《屈原赋今译》中的某些误释误译深感不安。为进一步了解对屈子楚辞注、译的现状，购到文怀沙的《屈原离骚今绎》和近些年出版的几种注、译本以及其他几种有关

《屈赋》的著作。发现许多误注错译都源自权威学者。举郭沫若先生译“踵武”、章太炎大师译“蹇修”为例：

郭沫若先生译《离骚》第10小节（指四句为一小节。下同）“及前王之踵武”，竟然把义为“足迹”、“脚步”的“踵武”给译成“步武”。“步武”义为“半步”。古代六尺为一步，“步武”指距离特别近。《国语·周（下）》：“夫目之察度也，不过步武尺寸之间。”唐·权德舆《书绅诗》有“千里始步武”句，与荀子《劝学》中“是故不积跬步，无以致千里”之“跬步”同义。“及先王之踵武”句，是屈子规劝楚怀王要追赶上前王施美政的足迹或脚步，郭老译成“我想要追赶上先王们的步武”（文字下面的着重点为笔者所加。下同），再译过来就成了“我想要追赶上先王们的半步”。郭老的权威性，使得83岁的一位老学者在2006年出版的《屈原宋玉辞赋译注》中，也仿郭老译笔译成“但愿能追及先王的步武”。

《离骚》第56小节“吾令蹇修以为理”之“蹇修”一词，旧说“蹇修”是伏羲氏之臣，一说是媒人的代称，总之是人的一种称谓，国学大师级的章太炎老前辈在《蓟汉闲话》中说：“今谓‘蹇修为理’者，谓以声乐为使。……《释器》‘徒击钟谓之修，徒击磬谓之蹇’，则此‘蹇修’之义也。……钟磬可以喻意明矣。”章太炎大师晚年入室弟子——当代楚辞权威者之一汤炳正老先生赞曰：“以屈赋修辞的‘拟人’惯例来看，当为不易之论。”（摘引2008年版《楚辞全解（古典名著标准读本）》）显然，章老前辈不仅误将《尔雅·释乐》写成“释器”，把“鼓”写成“击”，亦未审《尔雅疏》云：所谓“声乐”之“乐”，必须“八音备作曰‘乐’。”亦即八类材料——金、石、丝、竹、匏、土、革、木制造的乐器合奏方曰音乐之“乐声”，“一音独作不得乐名”；亦未审

“修”、“蹇”、“步”、“吹”、“鼓”（没有“击”之说），皆是作用于乐器的行为，不是“乐”的名称，因而亦不是“乐声”。章太炎老前辈 100 多年前的“蹇修”是“钟磬”之“声乐”及“不易之论”说，至今影响着某些屈赋译、注者。早在 58 年前，就使得学者文怀沙将《离骚》第 56 小节的“解佩纕以结言兮，吾令蹇修以为理”与 57 小节的“纷总总其离合兮，忽纬緼其难迁”给译成了：“且解下我所佩挂的丝带作为我寄言的包裹，/且吩咐钟磬清越的声音，替我提亲。/含含糊糊来来去去忙乱了一阵，/陡然说是由于闹别扭，终于无成。”看，这“蹇修”变化成的“钟磬清越的声音”，却还能带上“丝带”变成的“包裹”；而“钟磬清越的声音”，却不得不再变成了“含含糊糊”瞎“忙”的糊涂虫，还“陡然说”了句没头没脑的“闹别扭”。文怀沙译文最后一句译笔：“由于闹别扭，终于无成”的“别扭”翻译，却也正好说明“蹇修”是钟磬的“声乐”之论根本讲不通。章大师之“钟磬可以喻意明矣”及汤老认定是“不易之论”均不能成立（详见第 56 小节拙文《“蹇修”辨译》）。自文怀沙按章太炎大师之说译“蹇修”为“钟磬”之音 58 年后 21 世纪的现在，也还依然被引用。2008 年出版的吴广平撰标有“古代名著标准读本”的《楚辞全解》，以及 2011 年出版同是吴广平译注，却又标出“古典名著阅读无障碍本”的《楚辞》，为“蹇修”所加之“注”，照搬楚辞权威章、汤二老之说词，其译文将“吾令蹇修以为理”译成“叫钟磬的声乐作我的媒人”，连文怀沙那莫名其妙的“闹别扭”一词，也从文怀沙的译文中沿袭过来作为注释。

郭沫若先生在译完《九歌》之后的《解题》中说：“诗歌翻译是困难的，译古代的诗歌尤其困难。古代歌辞太简单，宾辞每每没有主辞。名词、代名词的单复数，动词的时调，也都了无分别。

加上脱简、传写、翻刻、虫蛀、鼠咬、后人的任意改窜，经历了两千多年，也不知道有多少词句上和文字上的误夺、增益。过于胆大，强作解人，固然容易犯错误；过于胆小，拘泥成文，那也永远读不通。因此，只要有相当的根据，只要在逻辑上、韵调上合乎情理，我倒赞成不妨稍微胆大一点。译诗是一种创作，读诗也是一种创作。”又说，“我自己是属于胆大派的一个。这些译文，有好些地方便是我的大胆的解释。”

开头谈译古代诗歌之所以“尤其困难”的问题，是郭老治学中得出的经验之谈，说“拘泥成文，那也永远读不通”，因此，为了能“读得通”，就“不妨稍微胆大一点”做个“胆大派”。期期以为不可！郭老因不“拘泥”《屈原赋》的“成文”，其“大胆的解释”确实有“好多地方”出现。在此仅举一例：

《离骚》第20小节：末两句：“余虽好姱以鞿羈兮，謇朝諝而夕替”。此处之“虽”义为惟，只是（详见拙注③）；“諝”（suì）：义为斥责，责难，责骂；“替”：是“潛”的误夺，义为诬蔑，诬陷。我译这两句为：“我惟好修美而招致羈绊啊，天天早上挨责骂晚上遭诬陷。”郭沫若先生不解“諝”义，加注曰：“諝字颇费解，旧解亦难信从，今作为卒字解。言卒业也。”于是，郭沫若先生把“余虽好修姱以鞿羈兮”，竟然给译成“我虽然是爱好修洁而自制花环”；把此处义为“只是”的“虽”译成“虽然”；把义为“马缰绳”的“鞿”与义为“马笼头”的“羈”（此处“鞿羈”连文喻“受牵制”）之“马缰绳”、“马笼头”给“大胆”地变戏法似的变成了“花环”；被郭沫若先生把义为“责骂”的“諝”字“大胆”地“作为卒字解，言卒业也。”亦未审“替”是否是“潛”（诬陷）的误夺，便将“謇朝諝而夕替”，承上句把“鞿羈”变成的“自制花环”，译成了“在早上做成，晚上便被人折毁。”此译文并没有

把“淬”解作“卒业”之义句子。原来，义为“完成未竟之事业”的“卒业”，跑到第21小节去“卒业”了——将第21小节第一、二两句：“既替余以蕙纒兮，又申之以揽茝（zhì）。”（即“既诬蔑我以兰蕙做佩带，又申斥我以白芷做环佩”）郭先生给译成了：“不怕他就毁坏了我秋蕙的花环，我又要继续着用白芷花来替代。”屈子明明说的是“只因我好修洁而遭牵制，早上责骂我晚上诬陷我，既因为我做兰蕙佩带而申斥我，又以我做白芷环佩为因由诬陷我”，此处哪里有“自制花环”之意？哪里有“早上做成，晚上便已被人折毁”之意？哪里有“不怕他毁坏了我秋蕙的花环，我要继续着用白芷花来替代”之意？况且，把“淬”字作义为“完成未竟事业”（或“完成作业”）的“卒业”，从“我又要继续着”的情况看，也并未“卒业”！即使“卒业”——完成了“花环”制作，这与文本内容有何相干？

窃谓翻译中国古典诗辞与胆大胆小无关。翻译有翻译的规矩、准则，即严复译欧美文学所说的“信、达、雅”。我的理解是：“信”，诚信不欺。即忠实于原诗辞之辞义、辞情、辞韵、辞色、辞气，不得妄自篡改，做到不欺原作者与读者；“达”，通达无障碍。即通达原诗辞之特定的诗辞内容与艺术化之情理及其主旨，不使读者产生认知障碍；“雅”，典雅。即言词文雅，音韵和谐，情调雅致，不庸俗，无做作。

上述郭沫若先生译有“踵武”、“鞫鞮”、“淬”的辞句，皆未能做到“信”与“达”；其也未能做到的“雅”，尚未失之于“庸俗”，而郭沫若先生将屈子以“夫妻”男女关系比喻君臣关系之“女”给庸俗化了。屈子被放逐后，本来是以“求女”喻求知己且能通君者能在君王面前为己说情，希求还朝辅王匡复宗国乃至统一华夏，是为“求女”之意；抑或屈子已经看透了腐败的楚王朝

已无可救药，根本无意他求。从文学语言艺术创作角度上说，只是采用“求女”这一富有想象力的情景铺张艺术化地描写，以增强可读性的艺术安排，意在表明：“国无人”能像我屈原这样尽心竭力坚韧不拔，为匡复宗国上下求索真善美，借以展示自己的高尚情操与理想。以“求女”无着落，印证结尾处呼喊的“国无人莫我知兮”，借以丰富、增强排忧解难抗志扬德之《离骚》主旨（详见54小节《辨“求女”》）。而郭沫若先生却把屈子“求女”给庸俗化了：将“吾令蹇修以为理”，译成“我拜托他代表我去向她求爱。”把“有虞氏之二姚”，译成“有虞氏的两位阿娇”；把占卜时灵氛说的“两美必合”给译成了“男才女貌本是天所配成”；把“岂唯是其有女？”给译成“何必一定要限于这儿才有女娃”；把“孰求美而释女（汝）？”给弄成“又哪有怀春的女子会把你丢下？”使神乎其神的灵氛也“俗”了起来。由于郭老的权威性，致使《图解楚辞》、《（阅读无障碍本）楚辞》、《（古典名著标准读本）楚辞全解》等注译，也把屈子所“求”之“女”照抄不误地给变成了“娇娥”、“阿娇”、“娇娃”、“可爱的姑娘”、“怀春的女子”。

“雅”，是在“信”、“达”前提下所体现出的某种富有诗情画意的“雅致”或“雅趣”。例如：第71小节——“百神翳其备降兮，九嶷缤其并迎。”历来注释家大多把“九嶷”释为“舜之神”或“舜二妃”或“山神”。郭沫若先生沿袭旧注，将这两句译成：“天上的百神缥缈地从天而下，/九嶷的女神缤纷地前往迎迓。”未审这是屈子首创的古诗对仗句，“百神”与“九嶷”是相对应的句中主语，“百”对“九”，“神”对“山”；用“缥缈缈地”这一形容词形容“神”，未审下句“皇剡剡其扬灵”。若将“百神翳其备降兮，九嶷缤其并迎”给“再创造”性地译为“百神遮天蔽日一齐下降啊，/九嶷披红戴翠并肩相迎。”是不是在“信”、“达”前

提下，既对仗，又协韵？是不是既符合屈子浪漫的艺术风格，又富有诗情画意之雅趣？

第92小节：“陟升皇之赫戏兮”。历来注释家都注为“陟、升同义”、“重文”、“及也”，未审“陟”在此处义为“重峦”（见《辨“陟升皇之赫戏兮”》）；“皇”，即“太阳”；赫，焯赫，光焰辉煌；戏，此处读为“呼”。此句是屈子巡天下降之时，忽然见重峦叠翠的群山背景后太阳升起，爱美的屈子发出的惊喜感叹——“日升重峦光焰焰之炫赫呼兮！”此语亦是为下文“仆夫悲余马怀兮”营造艺术反差。郭沫若先生却给译成“在皇天的光耀中升腾着的时候”。把屈子惊喜、赞叹日升重峦之辉煌，给变成了“在……的时候”。岂不大煞风景，大扫屈子心情？

古今注、译屈赋版本的误注误译的原因有三：一是未能详审《离骚》主旨以把握《离骚》题义；一是未细审具体语境之辞义、辞情、辞色、辞气及上下文意；一是未考察特定的字词是否被误夺、篡改以及古代某些字词的正训与反训。

其一，未能详审《离骚》主旨以把握《离骚》之题义。

汉代刘安、班固、王逸等大儒，释“离”为“别”或“遭”；释“骚”为“忧”或“愁”，即认为《离骚》者，“别离忧愁”或“遭遇忧愁”之谓也，后世从之久矣。未审“离”尚有一义是“陈列”、“并立”、“编排”；未审“骚”，古文只有“骚动”、“骚扰”之义，并无“忧愁”之说。窃谓凡“骚动”则有声，《离骚》之“骚”，即是屈子之“心声”。《书·舜典》：“诗言志，歌咏言。”《毛诗序》发展为：“诗者志之所之也。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”此说文人皆知，至于如何解说具体的诗辞，却未必都能解。《孟子·万章章句（上）》曰：“说《诗》者，不以文害辞，不以辞害志。以意逆志，是为得之。”大意是：“解说诗的人，不要拘泥文字而

误解辞句，不要拘泥于辞句而误解诗之原意。要以自己体会到的诗意去深入理解作者诗中之心意，这样才能把握《诗》的意旨”。所以说，汉代王逸等学者注、释“离骚”，既未能“以意逆志”，又忽略了古汉语中的某些文字，有正训与反训之例，未能站在艺术审美的高度深入诗人心境去“以意逆志”，探索诗人之心声意指、志向；更未以美——这艺术之魂审视其遣词造句及情节安排，只是就“离”释“离”，就“骚”训“骚”，故汉代三位大儒均未更深入地把握《离骚》之主旨、志向。

窃谓《离骚》者，陈列、编排、并立着忧国忧民的思想家屈原之骚动着的心声——“排忧解难抗志扬德”。这一《离骚》主旨的心灵之声，以其诗化描摹和艺术化的情节情境的编排，贯串始终。脱离“排忧解难抗志扬德”之心声，只是就“求女”议“求女”，就“女媭”、“灵氛”、“巫咸”、“就重华而陈词”等等情节论情节，未能遵循孟子所言“以意逆志”，就容易不知不觉游离“排忧解难抗志扬德”之主旨，而产生误解、误译。

其二，未细审具体文辞语境之辞义、辞情、辞韵、辞气及辞底与上下文。

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是未通过精研细读文本，把握《离骚》之所以称之为《离骚》的意指，故未能从具体语境及上下文进入屈子心境。例如译第20小节“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。”（“长长地叹息而掩面垂泪啊，哀叹我人生历程之诸多艰险。”）郭沫若先生将其颠倒过来译成：“我哀怜着人民的生涯多么艰苦，我长太息地禁不住要洒雪眼泪。”古代“民”有一义是“人的泛称”（详见拙注），不单是今日所谓的“人民大众”之“人民”。郭老释“民”为“人民”是从政治角度衍化出的附会。且不说不顾历史事实，单从文本语境及上下文所显现出的屈子心境上着眼，屈子是



在围绕他既定的“离骚”之主旨，通过自己“人生之多艰，表现排忧解难抗志扬德。”有文本辞语可佐证。

屈子说完“哀民生之多艰”，紧接着就诉说“只因我好修洁而招致羁绊啊，早上挨责骂晚上遭诬陷。”一直诉说到第26小节“伏清白以死直兮，固前圣之所厚”。一共26句，屈子都在诉说自身遭遇之不幸，没有一句“哀怜着人民的生涯多么艰苦”。郭沫若先生更未顾及“哀民生之多艰”之前自第3小节开始的68句——屈子诉说自己如何修态养性；如何规劝怀王“抚壮弃秽”，为促使怀王效法前王施美政而为怀王“导夫先路”；因“恐皇舆之败绩”，不怕“余身之惮殃”为怀王能走上前王之路总是急忙忙“奔走先后”，而怀王却“不察余之中情，反信谗而齎怒”，好心不得好报；又想到辛辛苦苦为国家培养人才而“滋兰树蕙”，却落个“哀众芳之芜秽”，“众皆竞进以贪婪”，也是好心没得好报；为成就建功立业之“修名”，“饮坠露”、“餐落英”、“贯薜荔”、“索胡绳”借以修洁养性，却又得到的是“朝谇夕譴”。屈子这“长太息以掩涕”之前的68句所表现的也都是世事诡谲，人生多艰，好心不得好报的辞语，可以说是为引出“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”的前奏。上下总共92句辞语都是屈子“哀”自己“人生之多艰”。文本的内证完全证明郭老未能细审屈子“离骚”之心音——“排忧解难抗志扬德”这一主旋律，未顾及此处“民”之辞义，以及上下文语境的辞情辞底辞色辞气，为强调“哀怜着人民的生涯多么艰苦”，而颠倒屈子辞句。不过好在隔7行把“终不察夫民心”之“民”，译成屈子说怀王“你始终是不肯洞鉴我的心肠”，则又说对了“民”是屈子自指。

治学严谨的楚辞学大家汤炳正先生，也没能顾及具体语境及上下文，不仅把“哀民生之多艰”认为是哀“人民的生活艰苦”，